

第一章 哪來的孩子？

昭禧十三年，夏。

剛入初伏便酷熱難挨，即便到了晚上，整個汴京依舊如方從灶上撒下的大蒸籠，悶得人喘不過氣來。

武陽侯府老夫人杜氏這幾日更是胸悶氣短，一是因為天熱，二是因為心焦——她心心念念的外孫女余歸晚終於回來了，不過不是探親，而是避難。更要命的是這一路的驚嚇加顛簸，讓小姑娘還沒入汴京城便病倒了，昏迷整整五日，今兒才算睜眼。

槿櫻院正房梢間裡，杜氏正攬著虛弱的外孫女，瞧著她如花似玉的小臉白得嚇人，一口一個心肝地叫著，「晚兒啊，妳可算醒了，妳要急煞外祖母了！」

見老太太激動，兒媳孫女們忙上前安慰。

「母親，您可要保重身子啊，萬不能再傷神了。」

「祖母，表妹既然醒了，您該高興才是。」

「是啊，您若是有個好歹，叫我們這些兒孫如何……」

眾人勸得殷勤，然杜氏卻道了句，「晚兒若是有個好歹，我便也隨著她去了！」

這話一出，一眾兒媳孫女的臉色便不大好了。

杜氏平日裡可是個極挑剔的人，嚴肅喜靜，兒孫想要親近都得隔著半尺的距離，何嘗見她這般疼過誰。外孫女病著，她食不下嚥，白日黑夜都來探望，還真真是當心肝肉來寵，比之當年寵女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余歸晚的母親是武陽侯和杜氏的小女兒，侯府的掌上明珠，十六歲嫁與當年的新科狀元余懷章，兩人金童玉女，好不登對。然余姑爺志在四方，婚後不久攜妻南下赴任杭州知州，這一去便是十二年，直到三年前，歸晚母親因病離世，消息抵達京城時，差點沒要了杜氏半條命。如今再憶，杜氏後悔不已……

「三年前妳入京報喪，我就不該讓妳回杭州。眼下可好，東越餘黨叛亂，杭州城失守，差點把妳小命都搭進去，還丟了堯兒……」

堯兒是歸晚的弟弟余驍堯，姊弟倆逃離杭州時被流民沖散。

想到流落在外的外孫，杜氏眼淚又下來了。

大兒媳何氏趕緊勸道：「母親莫急，夫君已派人南下去尋了，既然歸晚能找到，驍堯也一定能找到的。」

「必須找到，堯兒才十二歲啊！」杜氏哀歎。

眼見外祖母越哭越凶，倚在她懷裡的歸晚不忍，無力仰頭，淚眼婆娑地看著她，細聲軟語道：「外祖母，您別哭了，您再哭我也要哭了……」

外孫女終於開口說話了，杜氏激動得趕緊抹淚，道：「晚兒別哭，外祖母不哭，不哭了。」

這是歸晚入京後說的第一句話，也是她來到這個世上說的第一句話。

其實余歸晚早就醒了，她剛到武陽侯府時便已意識清明，前兩日不睜眼是因為她病得實在沒力氣睜眼，後幾日則是知曉了身邊的環境，嚇得她不敢睜眼。

她作夢都沒想到，遊湖溺水的她，竟然穿越了。

這幾日渾渾噩噩，聽房裡人絮絮叨叨，混著腦袋裡不斷閃過的片段，她大概瞭解了個匳匳。

她是太魏武陽侯府的表小姐，母親過世，父親任兩浙路宣撫使。今歲兩浙路叛亂，叛軍圍困杭州城，在破城前夕，她帶著弟弟逃出來卻於途中走散，後來她被人找到，接回汴京。

其實她還想繼續裝昏多聽些，可只靠湯水吊著，她實在熬不住，不得已才睜開了眼。

歸晚眨著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了外祖母一眼，可憐兮兮道：「外祖母，我餓了……」杜氏這才反應過來，趕緊讓小廚房把準備好的吃食端來。

她才醒，怕不易剋化，槿櫻院的林嬤嬤端了肉糜粥、筍脯、青醬醃的小松菌和一碟綴著青梅、櫻花的蜜火腿。

歸晚餓得眼睛都直了，食盤一落，她也顧不得顧忌旁人，由林嬤嬤餵她，肉糜粥又添了一碗。

見她胃口好，杜氏臉上終於露出喜色。

第二碗肉糜粥喝盡，瞧著滿頭是汗的外孫女，她端起了食盤上的綠豆湯，親自餵了起來。

清汁浸潤著綠豆糯米，紅綠絲中還點綴著一顆蜜棗和些許冬瓜糖，清涼爽口。歸晚喝著身涼，心卻暖了。

這五日「昏迷」堪稱摸底，她將身邊人的態度摸了個透。外祖母每日必來，對著她哭過、悔過、歎過，舐犢之情、拳拳之心讓她動容。

不過可不是所有人都這般，比如大舅母何氏。

大舅父祁孝儒乃中書省右諫議大夫，離朝廷中樞僅一步之遙。何氏身為當家主母，安置表小姐細緻入微，無半分不妥，但這不代表她沒怨言，歸晚曾聽她站在自己床邊抱怨過——

「杭州失守，皇帝若追究起余懷章的責任，只怕會牽連夫君……」

再如二舅母梁氏，性格沒有何氏那般謹慎，也從不替身為兵部侍郎的夫君憂心。不過作為兩位嫡出小姐的母親，她理解杜氏為何如此偏疼歸晚，亦如她所言——

「外孫女再好，可畢竟帶個『外』字啊！」

除了已嫁的大表姊，歸晚還有兩位未出閣的姊妹，她們每每隨長輩而來，很少單獨逗留。

不過就在歸晚「醒來」的前一日，二表姊祁淺趁林嬤嬤去熬藥的功夫來過一次。她什麼都沒說，只是站在床邊望著歸晚良久，留下鼻間重重的一聲「哼」。

這一聲「哼」，頗有點意味深長啊……

歸晚吃過東西總算有些力氣了，她撐著引枕直起身，問了她最想問的話，「外祖母，杭州如何？我父親如何了？」

因為女兒病逝，杜氏一直對余懷章有怨，覺得他沒照顧好妻子。但怨歸怨，他畢竟是外孫女的親爹，還是會關注幾分。

「杭州破城後，妳父親一直沒消息，不過不必擔心，雲麾將軍方定雁門便直接揮師南下，早幾日就到了。有他在，沒有平不了的亂。」

歸晚知道，外祖母口中的雲麾將軍便是沂國公府的二公子江珩。因為戰事，這幾日關於他的事她可沒少聽，據說他自幼長於幽州，身上帶著不同於中原的燕趙任俠之氣，睿智驍勇，十五歲帶百人突襲幾萬敵營，斬其敵首；十八歲平定兗州；二十歲便封為從三品雲麾將軍，實乃一時之豪，無人能出其右。

凌亂的記憶中，歸晚逃離杭州前還聽父親和一位秦姓將軍提過他，道若非他身困雁門之戰，兩浙路叛軍定不敢如此猖獗；倘若有他在，杭州之圍必解。

如是，歸晚稍稍放心了。

這五日她不僅看透了人，也明白了一件事——自己回不去了。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好歹她出身世家，還有個容身的地方。不過即便如此，她深知這個世上父親和弟弟才是她真正的依靠，不管從原身的感情抑或自己的理智上思考，她得找到他們。歸晚正想得入神，眼前忽然多了顆剝了皮的荔枝，林嬾嬾正笑吟吟地餵給她。

「這是青旂送來的，知道妳最愛荔枝，他日日遣人來送，只盼妳醒來便能吃到。」杜氏含笑解釋，話裡不無欣慰。

薛青旂，歸晚記得他是權傾朝野的右相薛冕的嫡子。薛冕與余懷章因同科相識，莫逆於心，遂做了兒女親家，這位薛公子應該就是原主的未婚夫。

想來這位侯府表小姐也是命好，據說薛公子風流蘊藉，才華洋溢，年方弱冠便任翰林知制誥，負責為皇帝擬寫詔書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對未婚妻極用心，聽聞兩浙動亂，他不畏涉險執意南下，原主便是他從江寧帶回來的。

「歸晚妳可知啊，自打送妳回府，薛公子日日探望，沒一天落下的。嘖嘖，真是一往情深。」梁氏抿嘴笑，說著又瞟了眼窗外，歎道：「往常這時辰都到了，今兒怎還沒來呢？」

何氏接著道：「雁門之戰方定，兩浙路未平，這幾日朝廷定然詔書不斷，薛公子且有得忙呢。」旋即，她望向歸晚笑道：「咱們不急，早晚都是一家人，不差這一日半日的。」

這話一出，杜氏和梁氏都掩口笑了，笑得歸晚好不尷尬。

她當然知道何氏指的是什麼，薛余兩家婚約定，待歸晚及笄便為兩人完婚，說來可不就是今年。好日將至，只可惜原主命薄，亡在了回汴京的路上，讓她這個穿越者截了胡。

對這個連面都沒見過的「未婚夫」，歸晚不甚有感，況且弟弟失散、父親困險，她哪來的心思想這些。

她笑而未應，為做掩飾，趕緊對著林嬾嬾手裡的荔枝咬上一口。

蜜汁四溢，唇齒留香。

就在汁水浸潤喉嚨的那一瞬間，歸晚只覺得胃裡一陣翻江倒海，猝不及防，她「哇」的一聲吐了。

這一吐，可把房裡的人嚇得不輕，尤其是杜氏，她心疼地摟著外孫女，趕緊遣人去請大夫。

兩刻鐘後，陳大夫來了。

只見陳大夫一捋長鬚，往寸口一搭，不過片刻，兩道眉登時擰了起來，他不可思議地愣了半晌，恍惚道：「表小姐這是……有喜了？」

開玩笑！

大夥差點吼出聲來，可瞧著陳大夫那張鄭重的臉，又因與他是世交，深知他醫術與秉性，故而這會兒驚得誰也說不出話來了。

尤其是歸晚，她嚇得冷汗都滲出來了。

玩笑可不是這麼開的！雖說穿越是個意外，但能重活一世她還是感到慶幸，至於身分高低，她不挑，可也不能這麼捉弄人啊。

前世母胎單身，今世睜眼當媽——還是未婚媽媽！

要知道，在這名聲比命重、貞潔比天高的年代，未婚先孕意味著什麼？歸晚想想心都涼了。

杜氏也是不甘，追問著。

陳大夫解釋，「前些日子並未察覺，可今兒表小姐脈象如珠滾玉盤，有輕微的滑脈之勢，確實是有孕無疑，不過孕日尚淺，二十上下。至於嘔吐，並非妊娠，是方才冷熱食相沖才導致的……」

陳大夫一再保證，容不得大夥不信了。

杜氏囑咐陳大夫定要守口如瓶，將人送走了。

他一走，傍晚還看似融洽的房間頓時炸開了鍋，杜氏、何氏、梁氏輪番詢問這孩子到底是誰的。

「還能是誰的，肯定是薛青旂的！」梁氏翻著眼珠子哼道。

杜氏求證地看向外孫女，歸晚則眨著一雙眸茫然地望向她，小臉稚嫩，卻掩不住容顏絕色。

當年她母親是出了名的標緻，歸晚隨了她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一張蒼白的小臉，加上無辜的眼神，瞧得杜氏好不揪心，柔聲哄道：「晚兒不怕，告訴外祖母，外祖母給你做主。」

歸晚真是哭的心都有了，她也想知道啊，可想到腦仁疼也想不起這孩子是如何懷的。

怎麼可能想得起來？這具身子不是自己的，何況她只擁有零散的記憶，雜七雜八的片段根本撐不起原主短暫的一生，大多時候她都是憑著運氣去猜。

她無奈搖頭，「記不起來了，真的什麼都記不起來了。」說罷一聲連著一聲地歎，小身子骨都快歎散架了。

杜氏心疼，攬著外孫女哄道：「不想了，咱們不想了……」

不想了？慣孩子也得分個時候吧，這關係姑娘家的聲譽不說，若傳出去，武陽侯府的臉面還要不要了？脊梁骨還不得讓人戳碎！本來就是個潛在的禍患，這會兒又添了一遭，侯府可不敢留她一輩子。

何氏壓著性子道：「歸晚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，妳再好生想想。若這孩子是青旂的，咱們還能挽救，畢竟妳早晚都是薛家的人。」

別說她們，就是歸晚也迫切希望這孩子就是未婚夫的，可一點蛛絲馬跡都想不起來，讓她如何認下？

她沒答，房中一時沉寂。

何氏急得直咬牙。

梁氏捏著指頭算了起來，然而越算臉色越差，惶然道了句，「不對，這日子不對啊！青旂上月底離京，這月初七才到江寧，就算到了江寧便碰面，至今也不過才十餘日，這孩子怎麼可能是青旂的！」

這話一出，驚得何氏差點丟了三魂七魄。全京城哪個人不知歸晚是薛家的準兒媳，鬧出這檔子事，誰臉上掛得住？若是換了旁人還能調和，可薛青旂的父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右相，夫君是右諫議大夫，直屬右相，若折了人家面子，夫君在朝豈還有安寧之日？還有兒子祁琅，他今年才入翰林院啊！

梁氏也愁，平日便沾大房的光，若是大伯受排擠，他們也好不到哪去。然而她更愁的是兩個女兒，二房無嫡子，她和丈夫祁孝廉關係本就不冷不熱，她若想在家站穩腳跟，全指望兩個女兒嫁得好。

歸晚雖不姓祁，可到底是侯府的表小姐，祁家姑奶奶的親閨女。落下這種名聲，定要影響女兒。

看著杜氏懷裡病恹恹的人，梁氏心裡怨懟，回來便是個禍害，還不如不回呢！

半個時辰過去，大夥依舊沒從歸晚嘴裡問出絲毫答案來，起初還覺得她是羞於啟齒，可眼見小姑娘眼神越發沉靜，雖滿面鬱色，卻坦蕩認真，不得不讓人心裡懷疑，難不成她是真的因這一病失憶了？

或許是受了刺激，不願想起吧！

眾人恍然，歸晚和薛青旂情投意合，分別三年卻沒斷了書信往來，情深意重的她怎可能突然委身他人。況且二十日前正是杭州被破的危急時刻，混亂之中發生這種事，那答案只能有一個，便是她為強人所辱。

如是，便都解釋得通了。

可解釋通了有何用？無非對她多一分憐憫罷了。她們是憐憫她了，何人來憐憫她們？

「這孩子不能留！」何氏冷不丁道了句。

杜氏驚愕，何氏卻顧不得了。自打老侯爺離世，整個家都靠祁孝儒撐著，他若遭人責難，這家誰也別想好過。

梁氏撇嘴跟著道：「大嫂說的是，孩子不能留。沒孩子，這事便當沒發生過，該嫁一樣嫁。若是留下了，那便是個禍根，如何都瞞不了。」

「孩子沒了，便能瞞得住？」角落裡傳來弱弱的一聲，大夥望去，說話的是祁淺。梁氏方才已遣女兒回去，不料祁淺好奇，還留在這。她狠剜了祁淺身邊的嬾嬾一眼，喝道：「這話也是妳個姑娘家該聽的？好的不知學！」

方才那話若還能忍，這話可過分了。任誰也聽得出她心裡有多嫌棄歸晚，認為歸晚把她寶貝女兒都帶壞了。

歸晚瞥了梁氏一眼，沉住氣沒言語，一來寄人籬下，她不願與她們爭執；二來她

也沒那份力氣。

而杜氏則瞪著梁氏，哼道：「淺兒說的是，這便能瞞過去？」

「母親，能瞞一時是一時啊。」何氏焦灼道：「青旂對歸晚的情意咱們有目共睹，若是日後被發現了，看在恩愛一場的分上怎麼都能過去，便是過不去，他也不至於滿天下張揚，旁人不知曉，兩家就不會失了臉面。可這孩子留下，那便是留個把柄，早晚會被人揪出來。即便咱們藏得深，那如何隱瞞這懷胎十月？您能不讓青旂和歸晚見面嗎？」

「就是！況且生養過的姑娘和沒生養過的能一樣嗎？」梁氏又補了句。

這一句可是戳了杜氏的肺管子，她臉色當即一沉，怒道：「我們不嫁了！」

何氏好生氣惱，瞪了梁氏一眼。自己在這苦口婆心勸老太太，她卻一句句沒個好聽的，不熄火還添亂。

她忙勸道：「就算不嫁青旂，嫁誰也都一樣，瞞不住的。況且您如何與薛家解釋？薛家可願意退婚？好歹青旂還知道憐惜咱們歸晚，想來不會為難她的，所以趁著日子淺，這孩子無論如何都不能要。」

「不要？說得簡單。」杜氏冷哼，「妳可想過這墮胎多危險？壞了身子的、不能生養的比比皆是，這還是輕的，若歸晚有個三長兩短，誰賠我孫女？」

杜氏一聲怒喝，把眾人堵得啞口無言。

梁氏嚥不下這口氣，想到自家要被連累，壯著膽子道了句，「做出這種沒臉面的事還怕——」

話未完，何氏狠戳了她的腰眼，梁氏哎喲一聲。

可還是晚了，杜氏氣得胸口起起伏伏。

歸晚靠在她懷裡，覺出她在抖，趕緊拍著她的胸口勸道：「外祖母別氣啊，您若是急壞身子，外孫女罪過就更大了。」說罷，她冷靜地想了想，對著眾人道：「這孩子我不要。」

「歸晚！」杜氏喝道，心疼地攬著外孫女，「別怕，有外祖母在，不用聽她們的。」

歸晚淺笑，甜軟的聲音穩而不慌，「孩子是我的，我自己說了算。」

這話說得底氣十足，眾人微詫，一時無語。

歸晚記憶雖散，但她感覺原身不是個冒失的人，發生這種事她也定然不願。若她果真為強人所辱，那她的命運豈不是更淒苦。

身逢亂世，遭劫受難，這都不是原身的錯。然抱怨無用，接下來的路歸晚得自己走，問題要自己面對，所以她決定不要這個孩子。

她才十五歲，生子尚早，父親弟弟又深陷險境，未來渺茫，容不得她生子。況且她連自己都是寄人籬下，便是生了，她如何養活？所以她首要任務還是找到父親。她那話雖是就勢卻也沒錯，她是余家人，只要父親還在，她便不是無家可歸，她的命運也輪不到她們做主。

商議了半宿，這事也沒個定論。歸晚堅持，杜氏唉聲歎氣怨她是個傻丫頭。

眾人見她態度堅定，暫且鬆了口氣。以後的事她們才不管，只要眼下不要這孩子，能穩住薛家就好。

大夥各懷心思地回去了，杜氏要留下來陪外孫女，大夥怕她再動搖歸晚的決心，一個勁兒地哄著，勸回去了。

耳邊清靜下來，想想，這一切真像作了個夢。歸晚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，平坦得讓人難以相信這裡居然有個孩子。

到底是誰的孩子？她瞪著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承塵，試圖抽絲剝繭，捋順凌亂的記憶。

真是剪不斷理還亂，她越理腦袋越是混沌，根本什麼都想不起來。

其實歸晚很喜歡孩子，前世的理想便是結婚生子，過著兒女繞膝的安穩生活。好不容易挨到心儀的對象向她表白，可還沒來得及享受愛情滋味，腳下一個不穩，落入湖中，她溺水了。

早知道，就不該約他去遊湖……

歸晚眼皮越發地沉了，渾身無力，那種被湖水吞沒的感覺再次襲來。

她掙扎無果，眼看著他朝自己游來，可兩人的距離卻越拉越遠，他在喊她……

「姊姊，姊姊……」

清脆的呼喚聲在耳邊縈繞，熟悉，可不是他。

她想看看到底是誰，但眼睛被水刺得睜不開，湖水嗆入鼻中，辛辣，連唇齒都被侵襲，鹹、腥、甜……說不出的味道。

接著，她徹底被拖入了水中，胸口憋悶，像壓了塊巨石。

她不想死，真的不想死，她的人生才剛剛開始，她還有親人，有理想，有嚮往的生活，以及還沒來得及感受的愛情。

實在喘不過氣了，她猛地睜開雙眼，然而眼前的一幕讓她震驚——

一身材高大的男子正將她壓在身下！

她下意識要喊，接著唇被堵住，她叫不出聲了。

再然後，便只有感官上的記憶，肢體冷熱糾纏，汗水黏膩，低沉的喘息中，一陣噬骨的痛，痛得她難耐，再忍不了了，在得以喘息之際，她驚呼而起——

乍然聽見呼聲，林嬈嬈嚇了一跳，見床上的表小姐正大口大口喘著氣，趕緊上前安撫道：「表小姐，您怎麼了？可是夢魘了？」

見了林嬈嬈，歸晚意識漸漸清明，驟然癱軟下來。

原來是個夢……

第二章 表姊暗藏心思

聽聞歸晚醒了，薛青旂來過幾次，可都被她以身子不適為由搪塞過去，一面都沒見。

最近發生的事太多，她心裡煩亂，還沒準備好見這個「陌生」的未婚夫，更不知該如何應對兩人的關係，因為她不僅換了個芯，還多了個「他」。

打那夜被魘著了，歸晚總覺得那不單單是個夢，或許這就是原身的潛在記憶。可無論她怎麼努力，都想不起那個身材高大的人是誰，也看不清夢裡的那張臉。

「表小姐，用早飯吧，奴婢特地給您備了小松菌。」林嬈嬈領著小丫鬟入門，笑著去迎歸晚下床。

不過兩日她便摸清了歸晚的口味，可見其用心。

其實「昏迷」中，林嬾嬾對歸晚便照顧得極細緻，怕她天熱出汗，渾身不爽利，不厭其煩地給她擦身子。

歸晚也是聽她念叨才知她原來是母親的貼身丫鬟，本該陪嫁，怎奈大病一場便留在了侯府，故而見表小姐如見小姐，心生親暱。

歸晚坐在桌前，丫鬟菴蓉和茯苓跟上來伺候。這兩個小丫頭是杜氏安置來的，都算踏實，但性格迥異。

菴蓉是只做不說，伺候主子耐心謹慎；而茯苓許是因年紀小，活潑了些，歸晚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張嘴，何時都閒不住，沒人陪她聊，她便趴在床邊一面打著絡子一面說給「昏迷」的表小姐聽，歸晚想不聽都不成，好多關於自己和侯府的事，歸晚都是從她嘴裡得來的。

如今歸晚醒了，她再不敢多言，抿著小嘴可辛苦了，瞧得歸晚都替她憋得慌。吃過飯，菴蓉端了碗益氣寧神湯來，聽聞歸晚夢魘，她連熏爐都換了安神的沉香，是個心思縝密的。

歸晚含笑接過，才喝一口便聞茯苓清亮的喚了聲——

「二小姐，您來了！」

眼前飄過一抹青綠，歸晚抬頭，正對上了挑簾入門的祁淺。

茯苓搬來杌凳給祁淺坐，祁淺笑吟吟問：「表妹好些了？這些日子可把我們嚇壞了。我好生擔心表妹，還偷偷來瞧過妳呢。」

歸晚莞爾，她是偷偷來過，至於擔心與否……想到那聲「哼」，可不太確定了。

「讓表姊憂心了。」

「表妹客氣了，一家人應該的。」祁淺主動拉了拉歸晚的手。她的手溫熱，襯得歸晚的手涼颼颼的，她感歎，「表妹這些日子受苦了，手還這麼涼。今兒天氣不錯，我陪表妹出去走走吧，小花園的芙蓉開得可豔呢。」

連著幾日不出門，可不是正整悶著，林嬾嬾瞧著快發霉的歸晚，笑道：「二小姐說的是，表小姐腿腳怕都沒氣力了，出去走走心情好，恢復得也快些。」

話說得倒沒錯，不過歸晚興致不高，猶豫道：「我早飯還未用完……」

「我等表妹便是。」祁淺接道。

歸晚微怔，悄然瞥著她，笑笑，繼續喝那碗湯。

出了槿櫻院朝東，緊挨杜氏的東院便是一片小花園。杜氏喜歡種花，四季不斷，便是到了冬日，暖房裡也依舊姘紫嫣紅。

過了花園的月洞門，恍若入了傳說中的芙蓉城，花團錦簇，嬌豔瑰麗，繞著半畝方塘，波光瀲灩，又適逢清晨，如露染胭脂，看得人心情豁然開朗。

兩人坐在塘邊亭子裡賞花，祁淺喚下人拿了花瓶，折了些芙蓉來插。她笑著對歸晚道：「滿京城就數咱們家芙蓉開得最早，每每這個時節，祖母房裡少不了它。」歸晚點頭，讚了聲，「表姊巧手，外祖母定然喜歡。」她專注地望著祁淺修剪花

枝。

透過花瓶裡的寥寥花枝，祁淺也在打量著這位表妹。前些日子表妹昏迷在床，她也曾端詳過，五官精緻，膚如凝脂，美是美，可沒一絲生機，總歸慘澹了些。如今表妹漸漸恢復，人也跟著越發地明豔了，尤其是那雙眼，即便望著花瓶也若含情，水漾漾地勾人心魄，簡直媚到了骨子裡。許是她憔悴未癒，許是她就是這清冷的性情，讓人覺得她便是那峰頂的雪蓮、夜半的曇花，非世俗能浸染。若只是這般也罷，偏她身姿妖嬈，該有的一分不少，不怪薛家公子對她念念不忘……

祁淺看得眼神發直，不小心剪斷了支盛開的芙蓉。

歸晚微詫，抬眸瞥了她一眼。

祁淺猛然回神，笑笑，扔下那段廢了的花枝，試探地問了句，「表妹，你真不要這孩子了？」

正撚起一支緋色芙蓉的歸晚微頓，撥著花瓣漫不經心地「嗯」了一聲，顯然她不想談論這話題。

可祁淺不然，她放下剪刀殷切道：「表妹三思啊！」

歸晚又看了她一眼。

「表妹，我知道她們為了讓妳嫁給薛公子才叫妳不要留這孩子，可沒了孩子，你們便果真相安無事了嗎？紙包不住火的，他早晚會知曉，到那時豈不更加難堪，哪個男人能忍得了這種欺騙？即便他壓下這口氣，可還能待妳如初？」

見歸晚不語，她又道：「表妹，妳肚子裡的可是條生命，是妳的親骨肉啊，妳怎忍心拋棄他？況且妳可想過後果？我聽嬪嬪們講，墮胎之人十個有八九個要傷身的，而且極容易落下不能生養的毛病，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，薛公子是獨子，薛家豈容得下無後？不管休妻還是納妾，到頭來苦的還不是妳！」

祁淺越講越激動，乾脆推開了面前的花瓶直視歸晚，正色道：「即便表妹如願嫁給了薛公子，可良心能安嗎？薛公子做錯了什麼，對表妹一往情深便要受誑騙？如此不知恩義，這於他公平嗎？」

面對這番義正詞嚴，歸晚沉默。

祁淺說的不無道理，這話多少還真有點戳中歸晚的心，可末了她偏偏拐到了薛青旂身上，如此義憤填膺，倒讓人品出了些異樣滋味。

歸晚不想要孩子當然不是為了嫁薛青旂，不過與祁淺解釋這些，沒必要。她悠然起身，笑不上眼道：「謝表姊提醒，我記下了。怨妹妹身子未癒，這會兒有些乏累，不能陪表姊賞花了，抱歉。」說罷，挽著林嬪嬪便要走。

祁淺兩步攔在她面前，追問：「表妹，妳真的要打掉這孩子？」

歸晚眉頭輕蹙，清冷道：「我說過，孩子是我的，我自己決定……」

「歸晚！」

身後傳來一聲，歸晚回首望去，只見芙蓉半掩的小徑中，立著一位身材頎長、面容清俊的男子。

歸晚一直昏迷養病，男子不宜入房，故而無論是舅父還是表兄弟，她哪個都未見。

不過論年紀，這位應該是表兄。

她方要開口，祁淺先發聲了，福身喚道：「薛公子。」

薛公子……薛青旂？

歸晚愣住了，這便她傳說中的未婚夫？

此情此景，還能再尷尬點嗎？

歸晚見禮，垂眸不語。

薛青旂平靜上前，對著祁淺道了句，「二小姐，我想和歸晚單獨聊聊。」

祁淺宛然應聲。

從歸晚身邊繞開時，兩人對視，歸晚分明瞧見她唇角微動，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。

待祁淺走了，薛青旂靠近歸晚。

自打回汴京他便整日為她憂心，好不容易人醒了，卻一直不肯見他。他茫然無措，所以今兒特地來拜見侯爺夫人打聽一二，然東院未到，便瞧見了這一幕，他大概知道她為什麼不願見自己了。

「是真的？妳有孕了？」薛青旂站在她面前，低聲問。

歸晚沒看他，但感覺得到高大的他帶來一股壓迫感，她默然點了點頭。

「多久了？」

「不足一月。」

薛青旂心都快跳出來了，他屏了口氣又問：「妳有意中人了？」

余歸晚驀然抬頭，仰視他，目光澄澈，沒有半分閃躲。

這一望，直直撞向薛青旂心頭，他的心猛然顫動，竟有些後悔問了這句話，他不想聽那個答案。

「沒有。」她答道。

薛青旂微愣，隨即長歎了一聲，略帶傷感。

說實話，他這反應讓歸晚有些失落。雖然她不對他抱任何希望，但掏心窩地說，眼下這境況，誰不願有個能理解自己的人？

歸晚打量面前之人，薛青旂長相清秀，細眼挺鼻，唇不薄不厚，一切都剛剛好。他是英俊得沒得挑，然骨子裡透出的儒雅氣質更讓人沉迷，想來如此高門玉郎，愛慕他的千金定然不會少，沒猜錯的話，方才那位二表姊便傾慕於他吧。既然選擇這麼多，他何須在乎自己？

如是，歸晚也想開了。

到底是他救了自己，她垂眸對他一揖，恬然道：「歸來這麼些日子，一直沒機會向你道謝，今兒請你受我一拜，謝謝你送我回來。若非你，我還不知要流落何方，只怕——」

「我娶妳。」

突然被他打斷，她愣了會兒，旋即不可思議地看向他。

四目相對，他也看清了她。

接她回汴京的路上她一直病著，渾渾噩噩加之行程匆忙，他根本沒機會細看她。

這會端詳，他發現她長開了，褪去了稚氣，當初的小姑娘已經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像含苞初綻的花，嬌得讓人挪不開視線。

他視線在她臉上掃著，從宛若星辰的雙眸，到小巧的鼻子、櫻紅的嘴唇、修長的脖頸……最後落在她若隱若現的胸前，他驀地閉上了眼睛。

「其實你不必如此，這天下好姑娘多得是，我已經——」

「余歸晚，我對妳是何情意，妳不清楚嗎？」薛青旂再次打斷她。「三年前我便鍾情於妳，過去沒變，如今也不變……我娶妳。」

歸晚驚住，此時此景，若說一點都不動心那是假的，她怎麼都沒想到薛青旂會癡情到這般，不免為之動容，卻還是問了句，「你不想知道到底發生何事嗎？」

「不想。」薛青旂篤定道：「我只要知妳願嫁我便好。至於這孩子，妳也不必憂心，我會儘快娶妳，日後這孩子我便當親生的來養，沒人會察覺的。所以為了妳自己的身子，千萬別做傻事。」

說到最後一句，他眼神無限溫柔，看得歸晚心都軟了，居然有點羨慕起原身來。這是幾世修來的福氣才能有這麼個完美的未婚夫？可惜她命短，倒讓自己鑽了空子。余歸晚突然覺得，自己若是不答應都對不住原身。

她看著他會心而笑，點了頭。

商定妥，薛青旂便急著要帶歸晚去見杜氏。

離開前，歸晚忽而瞥見了芙蓉叢後的一抹青綠。她稍頓，含笑朝著那方向半揖，清冷地以唇語道了句「謝了」，便臉色一冷，帶著林嬈嬈隨薛青旂去了。

芙蓉叢後，祁淺恨恨地扯下一朵芙蓉花揉在手裡，恨不得揉的是眼前人。

見他們走遠了，她重重地「哼」了一聲。

薛青旂很快就帶著歸晚到杜氏面前，對她表明心意。她心頭的一塊烏雲散了，沒想到他如此重情義，不但挽救了外孫女的名聲，還保住了孩子。

她感動得眼眶都紅了，待他一走便囑咐外孫女，不管是為了自己還是薛家，這件事萬不能再張揚了。

說到這，歸晚顰眉不語。

杜氏忽而明白什麼，問道：「青旂是如何知曉的？」

歸晚沒猶豫，把事情經過道了來，包含她為何會去小花園，祁淺又說了什麼，一字不漏，甚至是提到薛青旂的話。

眼看著杜氏臉色都變了，歸晚猜到她是看懂了這齣戲。

其實寄人籬下，歸晚並不想挑撥是非，他人如何與自己無關，但唯獨此事不行。正如外祖母方才所言，這不僅關乎兩家顏面，更關乎她的命運，大意不得。

該說的都說了，杜氏沒再多言，唯吩咐林嬈嬈照顧好表小姐。

薛府大書房，薛冕坐在几案前，摩挲著牙雕麒麟擺件，一臉煞氣地盯著兩浙路送往樞密院的文書。

「江翊率燕軍抵達杭州，三日功夫便斷了東越亂黨的援軍。今兒奏疏抵京，道杭州已被收復，叛軍氣數將盡，平定兩浙路指日可待。」

坐在對面的門客石稷點頭，「雲麾將軍戰無不勝，果然所到必平。」

「所到必平？」薛冕冷哼，猛地將手裡的麒麟扣在案上，憤懣道：「先生好端端的一步棋，偏就讓他給毀了！」

兩浙路富庶，在大魏十二路中最为發達，只此一處稅收便占了國之四成，故而兩浙路宣撫使一職向來炙手可熱，其勢力可直接與朝臣匹敵。余懷章任杭州知州期間政績斐然，不久便被提任宣撫使。

得兩浙路者得朝野，若能把宣撫使納入麾下，薛冕在朝的地位便是無人能撼。薛冕看出了余懷章的潛質，欲與他聯姻，成兒女親家，一榮俱榮。沒承想自薛冕兼任樞密使掌管軍政以來，每每對兩浙路進行轄區整頓，余懷章都不予以配合，更是拖延時間為朝廷提供軍餉。

余懷章功名顯赫，沒人動得了他，這成了薛冕的心病，不過老天還是給了他一個契機。

去歲東越餘黨叛亂，其勢洶洶，以燎原之勢先後攻克了睦州、遂安……直逼杭州。余懷章屢次上書，朝廷卻只派了寧遠將軍秦齡前去支援，眼看著杭州被困，薛冕才舉薦黨羽賀永年為兩浙路招討制置使，調用陝西六路藩及漢兵南下鎮壓。

可賀永年到了江寧，便以觀望籌措為由止步不前。

這就是石稷為薛冕出的計策。

制置使乃臨時性軍事統帥，因戰而設，戰畢即撤。不過賀永年若能順利平定叛亂，那麼薛冕一本奏章遞上去，賀永年完全可以依功直接接任兩浙路宣撫使。如是，提拔了賀永年不說，更成全了他自己。

但這有個前提條件，便是余懷章不能存在，這也是賀永年止步的原因。

他若是去早了，順利解救杭州，安然無恙的余懷章還是兩浙路宣撫使，他等於出人出力為他人做嫁衣，白忙了一場。所以他在等，等余懷章扛不住，杭州破城之際，他再揮師南下，那麼宣撫使的官職便穩入囊中了。

一切算計得剛剛好，只可惜被江翊搶先了一步——賀永年還沒從江寧發兵，方定雁門局勢的雲麾將軍便南下，一舉收復杭州。

為督促賀永年，薛冕還特地遣兒子去了趟江寧，可還是沒趕上。眼下賀永年無功可居，到手的肥肉要落入他人之口，薛冕怎能不鬱悶。

「余懷章還沒處理掉，如今又多個江翊。他是何人？我雖理軍政，然半數兵權握在他手中，他的燕軍勢力不容小覷，連皇帝都對他敬讓三分，兩浙路萬不能落入他手。」

見薛冕愁容滿面，石稷勸道：「相爺不必憂慮，雲麾將軍志在收復燕雲，對地方政權不甚在意，我們尚有轉圜的餘地。」

「人心不可測，兩浙路是塊肥肉，沒吃到便罷，只怕吃了就吐不出來了。」

「相爺便沒想過令他為己所用嗎？」

「他主戰，我主和，政見不合，談何容易！」薛冕無奈歎息。

石稷沉思良久，兀自笑了，「小人倒是有一計，許能讓他回來……」

接下來的幾日，祁淺沒再來找過歸晚。聽聞她因衝撞長輩，被杜氏罰在小祠堂裡抄了三天的《女誡》。

與此同時，府裡再沒人提及歸晚有孕一事，好似這事從未發生過。

後院東廂房裡，丫鬟給祁淺揉手腕，力道沒控制好，祁淺嘶了一聲，斥道：「輕點！胳膊都被妳捏斷了！」

梁氏擺手，遣小丫鬟下去，自己握著女兒的手腕輕揉起來。

祁淺看著母親，怨道：「抄了三天，手都僵了，祖母也不肯讓我少寫一字。為了那丫頭，我們累死她都不會心疼，也不知道到底誰才是她的親孫女。」

「罰妳便對了，叫妳多嘴。」

「母親，連您也說我！」

祁淺氣呼呼地要抽手，卻被梁氏按住了，「得虧是薛青旂，若歸晚的事讓外人知曉傳了出去，咱們侯府的名聲還要不要了？妳還想不想嫁了？」

「我就是瞧不慣她！」祁淺嘟囔道：「本來就是外姓人，非寵得跟嫡孫女似的。從小到大因為有她在，我何嘗被祖母放在眼裡過？偏心也不帶這麼偏的！」

「那也該怨妳祖母，不該怨她。」

「為何不怨？她受寵便罷了，偏做出那見不得人的事，汙了身子又揣了個不明不白的孩子，她就該被人唾棄，居然還妄想嫁給薛青旂，憑什麼？憑什麼？」

「說來說去，還不是為了薛家公子。」梁氏冷哼了聲，見揉得差不多了，把女兒的手甩了回去。

被母親點破，祁淺窘迫，可心裡更委屈，索性道：「是又如何？薛青旂英才俊偉又風度翩翩，京城哪個姑娘不喜歡，我就是愛慕他又如何，怎麼余歸晚能嫁我就不可以？就因她有幾分姿色？我不甘心，好事全被她占去了，都這般落魄了還有人要她。」

梁氏搖頭，方要開口又被女兒堵住。

「別說什麼青梅竹馬，他們才見過幾次，一隻手都數得過來，還沒有我和他見得多呢。她余歸晚知道薛青旂喜歡什麼，有幾位好友，愛去哪個酒樓，常聽哪個曲子？她什麼都不知道！」

看來她是關注薛青旂許久了，梁氏不由得皺眉，歎道：「妳當母親不想妳嫁得好嗎？若是能嫁青旂，別說是歸晚，就是老太太也攔不住，我必讓妳嫁得順當。」祁淺猛然抬頭，一臉的期待。

可梁氏又道：「但是妳嫁不得。」

「我嫁不得，余歸晚就嫁得？她到底比我好在哪了？」祁淺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。

「瞎說，她哪裡比得過我女兒，我女兒強她千百倍呢。」梁氏哄道：「可不是妳比她好就嫁得了，嫁人也得講究門當戶對不是？右相哪是我們高攀得起的，歸晚

不也是仗著父親和右相的同窗之誼，妳當右相現在還願兒子娶她？我看未必，尤其余懷章失了杭州，不落罪都是阿彌陀佛了，薛家豈會同這樣的人家聯姻？

「我看薛青旂也不過是一廂情願說說而已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哪是他決定得了的。所以妳不必惦記那不該惦記的，妳以為就妳深情？晉王郡主為了薛青旂茶不思飯不想，相思多年，人家不是比妳更深情，地位更高？」

「哼，是啊，人家是郡主，我算什麼？不過是個兵部侍郎家的女兒罷了！」祁淺賭氣道。

梁氏瞧著女兒的酸樣抿唇笑了，攬著她哄道：「這天下英才又不止薛青旂一個，何必非揪著他不放，我瞧那雲麾將軍便不錯。」

「誰？」祁淺驚得險些跳起來，「沂國公府的江翊，那個『煞神』？」

梁氏拍了女兒一巴掌，「什麼煞神，姑娘家沒個規矩。」

「外面都這麼講的。誰不知道他，自幼在強虜占據的幽州長大，脾氣霸道得很，狂傲便罷了，還心狠手辣，殺人如草芥。聽聞他隨父從軍時帥印被偷，他獨自騎馬去追，直接將賊人斬於軍前，手起刀落眼都不見眨，那時候他才十三啊！十五歲乾脆衝入敵營直取敵將首級……哪個人對他不聞之色變？」

「在戰場上如此就算了，他還把嫡母關在佛堂，府裡上下誰提到他不帶著三分愆？這人必然性情古怪，不然何以至今未曾娶妻……」祁淺嘀咕著，忽而反應過來，恐慌道：「母親，您不會想讓我嫁他吧？我不嫁！」

「不嫁是妳傻！」梁氏瞪了她一眼，「那可是沂國公府，高祖打下江山時公侯封了那麼多，妳瞧見哪個是世襲罔替了？只有沂國公。為何？還不是因為功勳赫赫，皇恩永固。大魏半數的兵權都握在沂國公府手裡，而沂國公府誰說了算？自然是江翊，就連皇帝見了他都要以禮相待，何況是右相。妳若嫁了他，過門便是誥命夫人，連妳大伯母地位都不及妳，到時候看妳祖母還敢不敢不把妳放在眼中。」

「還有，妳不是瞧不過歸晚嗎？咱們不說她到底嫁不嫁得了薛家，便是嫁了，薛青旂也不過一翰林知制誥，妳可是直直把她比到金池底啊！」

倒是這麼個理，富貴且不言，誰不盼著高人一等為眾人仰視，把那些不待見自己的人統統踩在腳下，想想都心暢氣順。

祁淺心動了，可慮及那些傳言還是有所忐忑，猶豫不肯。

梁氏知她顧慮，遂道：「我是妳娘親，會害妳嗎？江翊好歹是個英雄豪傑，性格雖怪異了些，可人家軍事上天賦異稟，文采上縱橫恣肆，也算個奇人。京城不乏愛慕者，只是這麼些年南征北戰耽擱了婚事，話傳得難聽罷了。」

「不對啊！」祁淺突然喚了聲，盯著母親質疑道：「方才還講門當戶對，道攀不起薛家，這會兒就攀得起沂國公府？哪來的道理！」

梁氏聞言笑了，神情好不得意，「這事妳不必管，只要妳願嫁，母親必讓妳如願……」

杭州，府衙。

燕軍副將曹靖已經在書案前站了半個時辰了，而書案對面，那張英俊的臉沒有一絲表情，輪廓深邃，精緻如雕刻，美，卻讓人欣賞不來，看得人心驚肉跳。

「將軍，您如何定的？」曹靖試探著問道。

江珩目光未動，盯著案上的賜婚詔書，薄唇輕挑，哼了聲。

曹靖急了，「將軍，您不能應下，什麼褒獎您平雁門、定杭州，不過都是藉口，皇帝突然賜婚就是要召您回去，想來這一切都是薛晃的計！只要您撤離，賀永年必奪兩浙路，這才是他們的目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江珩淡然頷首，「就算回絕，皇帝也不會讓我留在這的，況且我也意不在此。」

自己已然手握兵權，皇帝如何還會把富庶之地交與他？他也從未想過要占兩浙路，之所以匆匆南下解杭州之圍，為的是救情同手足的秦齡，可惜他還是來晚了……

「那也不能應啊！」曹靖迫切道：「賜誰不好，偏偏是開國侯府的小姐。祁孝儒是右相屬官，而祁孝廉又對薛晃向來馬首是瞻，薛祁兩家還有姻緣在，他們關係如此密切，這分明是要拉您入麾下，落實薛黨的身分啊。此計一舉兩得，城府之深可見一斑！」

江珩眉心微蹙，陷入了沉思。

曹靖想了想，又問：「難不成您是為了北伐？」

江珩生長於幽州，自小立志收復北虜鐵蹄下的燕雲，此次雁門大捷正是個突破口，乘勝追擊，必將拉開收復燕雲的陣勢。他幾次上書，但都被保守的皇帝給駁了回來，而今這便成了賜婚的附加條件，只要他回京，皇帝便准他北伐。

將軍猶豫的原因許是只有這個了。曹靖心焦地等著回覆，卻見江珩修長的指尖漫不經心地在詔書上點了點，道——

「余懷章如何了？」

突然問這個，曹靖有點怔住，而後無奈搖了搖頭。

江珩輕歎，冷冷地道：「無論如何都要把人救活。」

「是！」曹靖應諾，可還是放不下方才的事，「將軍，這詔書……」

「通知來使，詔書我接了。」江珩抬頭對視曹靖，一雙墨瞳似有暗雲翻湧，深不見底。他勾了勾唇，又道：「但我有個條件——」

第三章 拜佛遇波折

這幾日歸晚身子恢復極快，開始每日去給杜氏請安。

家裡的人她都認全了，祁孝儒為政一絲不苟，整日早出晚歸，倒是祁孝廉瞧上去悠閒些。

還有和薛青旂同在翰林院的表兄祁琅，歸晚對他印象極好。他今年十九，和祁孝儒一般是個沉穩溫和的人，話不多，每每見到她都會含笑招呼，只是靦腆了些。今兒來東院請安，歸晚和他前後腳到的。入二門時他不小心被臺階絆了下，險些摔倒，歸晚不由得回首。

也不知是害羞還是緊張，他竟訥然問了句：「表妹沒事吧？」

歸晚怔住，隨即笑道：「表兄，應該是我問你吧，你可摔到了？」

祁琅更窘迫了，紅著臉搖了搖頭。

這一幕讓祁淺瞧個正著，她瞥了兩人一眼，「哼」了聲，扭頭走了。

祁琅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解釋道：「二妹就是這脾氣，表妹別見怪。」

歸晚莞爾，點了點頭。

其實這已經超乎她預想了，祁淺因何受罰她能不清楚嗎？本以為祁淺會記恨，然自打從祠堂回來，雖還是瞧自己不順眼，但她的心情明顯好了很多。雖不知原因為何，可起碼在自己出嫁前，還能保持表面上的風平浪靜。

想到出嫁，歸晚內心惴惴。這已經是薛青旂提出要娶她的第五天了，他幾乎每日都來找她，可兩人見面，要麼聊往昔舊事，要麼聊父親和弟弟的下落，唯不見成親之事提上日程。

五天，歸晚也知倉促，可她等，肚子裡的小東西等不了了，再這麼下去，只怕處境會越發尷尬。

靜下心來斟酌，其實她也並非嫁不可。這幾日相處，她品出了他的性子，「謙謙君子，溫潤如玉」這話說他再合適不過了，可即便如此，他對她依舊是陌生的。一想到兩人馬上要在一起生活，她偶爾還會動那個念頭——不若不要這孩子了吧！然隨著身體漸漸恢復，原身的潛意識也被啟動了似的，她竟對身體裡這個小生命有了一種不受控制的期待……

為了他，暫且耐下性子等吧。

歸晚想得神，在飯桌上舉箸不動，杜氏瞧在眼中憂在心裡。意外一個接著一個，想來外孫女也是不易。

「今兒二十六，智清大師要在般若寺講經，你們若無他事便隨我一同去。」杜氏放下碗筷道了句，見兒孫皆應，她又對歸晚藹然而笑。「歸晚，妳也去吧，陪外祖母散散心……」

般若寺乃前朝興獻王修建，經歷百年風雨，如今是大魏幾位開國元勳供奉香火處，武陽侯府也是護法之一。寺中的智清法師年近九十然精神矍鑠，古稀前他一直雲遊四方，在江寧南門講經時，聽經者僧俗參半，竟達數十萬，極受追捧。今兒善男信女來得不少，在藏經閣聽經後，知客僧引著杜氏一眾回客堂休息。途徑大雄寶殿時，歸晚突然想入內拜佛，為還未尋到的父親和弟弟祈福。

杜氏憐她孝心，讓下人陪她去了。

大雄寶殿寬敞明亮，殿內香煙繚繞，牆壁上古畫琳琅滿目，北面的佛祖有幾丈高，法相莊慈，微笑垂眸俯瞰眾生。

歸晚跪地仰視，一種肅穆之感油然而生。

她口中念著，望佛祖保佑她能找到現世親人，也盼前世的父母平安康健。

這些日子她沒空多想，此刻靜下心來，她難過極了。自己就這麼走了，她完全想像得出父母該有多傷心絕望。二十年的養育之恩不能報，前世的溫情再也感受不

到，傷感陡生，她想他們，想得心都快碎了……

情緒沒控制住，她低聲啜泣，淚水滑過腮頰墜落在薄灰中。

「姑娘。」身旁求佛的老夫人不忍喚了聲，「別難過，佛祖定會保佑妳的。」老夫人身著杭綢錦繡褙子，頭簪檀木簪，雖素淡卻不失高雅。她望著歸晚的目光寧靜慈藹，有種降凡菩薩的氣度。

歸晚一時愣住，晶瑩的淚珠還掛在臉上。

老夫人遞了塊絹帕過去，「我家孫兒常年遠行，每每離去，我便來這為他祈福，心中安寧，耐心等候，他都會健健全全的回來。佛祖不會辜負心誠之人，妳也一樣，妳的孝心會感動佛祖，親人定會平安無恙的。」

聽老夫人如是說，歸晚恍然，想必定是自己祈福聲太大，打擾到人家了。她赧顏接過手帕，抹了抹淚，訕笑道：「攪擾您了，借老夫人吉言，我親人定會平安，您孫兒也會安然歸來。」

老夫人含笑點頭，兩人繼續上香。

祈福結束，見老夫人慢悠悠地要起身，歸晚先一步去攙扶她。

老夫人拍了拍歸晚的手示意感謝，然話還沒說出來，忽斂容眉頭緊蹙，臉色一白，當即闔眼朝歸晚倒了過來。

「老夫人！」

歸晚和老夫人身後的下人幾乎是齊聲喊出來的。

老夫人直直墜倒，歸晚身子嬌小，哪撐得住，兩人一起摔倒在地。

老夫人的隨行婢女衝了過來，想要攙扶起她，可她躺在歸晚腿上根本動不得，臉色蒼白，雙唇無色，大汗涔涔地十分嚇人。

伏天晌午，加之香火不斷，百盞松明燈齊燃，佛殿內悶熱。婢女只道老夫人是中暑，趕緊喚知客僧奉涼茶來。

歸晚試了試老夫人的額，阻止道：「不要茶水，清水就好。」說著，疾聲喚茯苓。寶殿內有人暈倒，大夥圍了上來，茯苓本在外面等候，隱約聽到表小姐的聲音，立刻衝進人群。

「把妳的錦袋給我！」歸晚急道。

茯苓愣了下，「哦」了一聲，趕緊解下遞了過去。

小丫頭愛吃甜食，總是隨身帶著糖果蜜餞，歸晚知道她這性子，從錦袋裡撿出一顆琥珀似的松子糖，沒待婢女反應過來，剝了紙皮便餵進了老夫人的嘴裡。

「妳做什麼！」不知道從哪衝進個人來，一把攔住了歸晚的手腕，厲聲喝道。眾人驚住，歸晚也嚇了一跳，手一抖，紙皮掉落，她仰頭看去，只見一男子正俯身盯著她。

四目相對，他半個身子朝她壓來，氣勢逼人。

歸晚身子本就未癒，這會兒又被變故嚇得有點虛，蒼白的小臉滲出了汗珠，像沾了晨露的芙蓉，弱得讓人憐惜，也美得讓人驚詫。尤其那雙眸子，宛若浸水的墨玉，瑩澈透底，懾人心魄。

男子眼中有驚色閃過，不過還是低聲道：「妳給我祖母吃了什麼？」

歸晚明白過來，解釋道：「是糖。老夫人方才暈倒，瞧著是中暑，然她額頭滲汗，體溫正常，應該是低血糖，吃塊糖補充糖分便好了，但不能久拖，若昏迷太久便不好救了。」

「低血糖？」男子茫然重複。

料他沒聽懂，不過歸晚沒多解釋，見水來了便要去接，可手腕還被男子攥著，她瞥了他一眼。「你攥疼我了。」

男子登時反應過來，鬆開了。

她接過水要餵，想到方才被誤會，她又把茶盅遞給了男子，「你來吧。」

男子接過水，猶豫了須臾，見老夫人神情難耐，終了還是撐著她餵了一口。

喝過水，老夫人漸漸緩過來了。

男子長出了口氣，目光望向托著老夫人的姑娘，這才發現兩人相靠如此之近，他甚至瞧得見她微微顫動的長睫。

歸晚似乎也意識到了，趁著老夫人清明之際，趕緊拉著茯苓起身。

「謝謝。」老夫人虛弱道，被兩個婢女攙扶，緩緩站起，無力笑笑，「今兒個多虧有妳……」

「老夫人客氣了，都是應該的。」歸晚莞爾福身，「您才恢復過來，需得好生歇歇。小女子家人還在等著，恕小女子不能陪您，先告辭了。」說罷，帶著茯苓和林嬾嬾便要離開，可才走了兩步卻被身後男子喚住。

他繞到歸晚面前，作揖道：「方才失禮，誤會小姐了，江某給妳道歉。敢問妳府邸何處？改日必登門道謝。」

歸晚抬頭看了他一眼，男子年紀不過弱冠，身如修竹，豐神俊朗，儒雅中帶著股難掩的英氣，倒是個俊秀的人。可這會兒她對他生不起半分好感來，被他緊攥的手腕還在隱隱發脹，想到他方才的莽撞，她覺得還是避開得好，免得徒生口舌。

「舉手之勞，不必了。」歸晚淡淡地道了句便離開。

男子一直望著她，直到她出了大雄寶殿，才收回目光，兀自笑了笑，奔著祖母去了。

因耽誤了許久，歸晚怕杜氏擔心，匆匆回返，可才下了寶殿臺階便覺得好似有束目光在盯著自己，灼熱得不容忽視。

她頓足，猛然回首，對上了一位婦人的視線。

那婦人相貌姣好，雍容華貴，身後還跟隨著幾個丫鬟侍衛。

見歸晚陡然望向自己，那婦人有點愣住，隨即略顯無措地挪開了目光，只當什麼都沒瞧見，傲然昂首邁進了寺廟的遊廊，然未走幾步，便被面前人截住。

那人笑吟吟地招呼了句，「薛夫人，您今兒也來了？」

歸晚望去，是祁淺。

因歸晚遲遲未歸，杜氏擔心，便遣祁淺去看看。祁淺雖不情願卻也來了，方到這便瞧見了歸晚救人的一幕，還有人群中同她一起觀望的薛夫人楚氏。

她本想繼續看戲，誰知兩人見了面，楚氏扭頭便走，眼見沒戲看了，這才跳出來攔住了楚氏的路。

「薛夫人，您也是來聽經的？」祁淺笑問。

薛祁兩家關係密切，楚氏自然熟悉祁淺，她「嗯」了聲，不禁斜目瞥了眼歸晚。目光再次對上，歸晚只得上前招呼，畢竟這是她未來的婆婆啊……

「見過薛夫人。」歸晚嗓音清越，帶著江南特有的甜軟，柔柔地繞在人心頭。楚氏明白兒子對她為何如此著迷了，三年未見，小姑娘相貌雖無什麼變化，但脫去稚氣的她卻出落得令人驚豔無比，若非方才圍觀時細細打量，這般走過她還真是不敢認。

可即便認出來了，她也不想招呼。

前些日子兒子一直提要盡早迎她入門，若非她極力壓制，只怕這會兒余歸晚得喚自己一聲「母親」了，也不知他急的是什麼。

「是歸晚吧，三年不見，我都快認不出了，方才還心道這是誰家的姑娘這般標緻，沒承想竟是嬋媛的女兒，妳母親若是還在，瞧見妳可是欣慰啊。」楚氏優雅笑道。

「薛夫人過譽了。」歸晚福身。

能直呼母親名諱，兩人關係必然親近，而且她又是自己的準婆婆，當更是親密。可自打從杭州歸來，她對自己不聞不問，方才相遇更是轉身要走，歸晚覺得，她們之間好似並沒有看上去那麼簡單。

歸晚的直覺沒錯，薛余兩家是有婚約，可薛家早動了毀約的念頭。

門閥婚姻哪個不是利益至上，既然余懷章不肯順從薛冕，何必還聯姻。不過身居高位，礙著顏面，怕輿論指責他們背信棄義，薛家未曾明言。

而今杭州失守，想必余懷章逃不了罪責，到時候歸晚是罪臣之女，薛家便有千萬個理由不娶她。

所以眼下這事，急不得。

「聽青旂道妳昏迷有些日子，眼下可是好些了？瞧妳這身子骨，還是弱啊，方才見妳救人的時候，小臉白得我都替妳捏了把汗，生怕妳挨不住。妳啊，還是不要多走動，都說病來如山倒，病去如抽絲，切莫心急，旁的不要多想，踏實在府裡養病，一切都待身子養好了再說。」

這話若旁人聽了，定然挑不出問題來，可歸晚卻品出了幾分滋味——她這是要拖啊。

歸晚頷首道：「謝夫人關心，歸晚謹記。」說著，朝她身後望了眼，問道：「青旂沒陪您來嗎？」

小姑娘倒也不是個心思慢的，知道抓關鍵，楚氏含笑道：「朝政繁冗，青旂為皇帝擬詔，每日都是早出晚歸，哪有那麼多閒暇的時間與多餘的精力，便是為他著想，也該體諒他不是？總用那有的沒的勞他煩心，只怕到頭來會得不償失。」

這回歸晚算聽出來，又是不急，又是煩他，想來這位準婆婆是把薛青旂迫切成親的原因歸在了她身上，以為是她在催薛青旂。

不過也是，若非自己有孕，他也不會這麼急。

見歸晚沒應聲，楚氏又開口了，蹙眉道：「也得虧青旂沒來，不然瞧見方才那幕必然要吃心。不是做長輩的話多，姑娘家便該有姑娘家矜持，畢竟男女授受不親

啊。」

她語氣頗為凌厲，歸晚知道她所指為何，心中不由暗歎，婆媳不合簡直是條千古定律，都還沒成親便開始撻話了。

歸晚笑笑，淡然道：「瞧夫人您說的，青旂乃坦蕩君子，怎會因我救人多心？若他在，想必也定不會坐視不管的，況且方才不過是個意外，無心之舉罷了。青旂是您兒子，您還不瞭解他嗎？他可不是那般心量狹窄的人。」

呵，她倒是會避重就輕，明明說的是她，她偏扯到青旂身上，還讓人反駁不了。如何反駁？難不成要否定她，認下自己兒子斗筭小器？楚氏一時無話可說，唯不屑地瞥了她一眼。

兩人陷入僵持，讓一旁的祁淺看得好不暢快，這余歸晚也有不受待見的時候啊。心裡正得意著，祁淺忽而瞥見了楚氏身後小丫鬟手中的福籤，白紙金墨，兩排瘦金小楷，怎麼瞧著都似生辰八字……

「薛夫人，您來算姻緣嗎？可是為薛公子和表妹？」祁淺故作驚奇道。

楚氏聞言猛然回首，見小丫鬟手中捏著還未收起的福籤，臉色登時沉了下來，狠瞪了她一眼。

小丫鬟惶惶，趕緊疊起來收進了錦囊內。

再回首時，楚氏臉色不大好了，沒了方才的傲慢，瞧著歸晚時尷尬得很，她回應道：「是啊，眼看婚期將至，求個平安順遂罷了。」說著，又勉強笑笑，「余大人不會有事的，妳且安心養病，待妳父親有了下落，便為你們張羅婚事。瞧瞧，我也出來好一陣子了，該回了。」說罷，沒待歸晚應聲便匆匆帶著下人離開。

望著楚氏逃也似的背影，歸晚面容沉靜，心裡卻波瀾齊湧。方才小丫鬟疊起福紙時，她瞄了一眼，沒瞧清全部卻認出了邊緣的四個字——戊申，壬子。

杜氏給她算過，她知道戊申是薛青旂的生辰，可壬子不是她的。

歸晚心裡豁然清明了。

「我記得表妹的生辰是癸丑吧。」祁淺似笑非笑地道了句，得意之色毫不隱藏。歸晚輕瞥了她一眼，沒搭理她，走了。

祁淺以為她沒懂，跟了上來，又道：「表妹，我瞧著那紙上寫的是壬子。」

這話一出，歸晚頓足，側目盯著祁淺，目光錯都不錯，眼神十分冷峻。

被她看這麼看著，祁淺莫名其妙，心裡竟有那麼點亂了。

「對，我看見了。」歸晚聲音怨憤，「我全都看見了，上面寫著『壬子，辛巳，癸未』。表姊，妳可滿意了？」說罷，連個反應的機會都沒給，丟下茫然的祁淺扭頭離開了。

直到歸晚不見了蹤影，祁淺還未從愣怔中走出來，直勾勾地望著前方。

壬子，辛巳，癸未……那不是自己的生辰嗎？

回到侯府，歸晚徑直回了槿櫻院。

她算是明白薛青旂為何一拖再拖，每每問及都是含糊其辭，原因竟在他母親，楚

氏從來都沒想過要她入門！

自己也真是糊塗，還以為生活在穿越前的那個世界。這個時代的婚姻便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兒女拗不過長輩的，就算她和薛青旂贏了，想想未來的婆媳相處，這日子也好不到哪去。

當初薛青旂要娶她時，她是感動又感激，可眼下她又氣又怨。怎能不怨？他隱瞞了父母的真實態度，讓她盲目地等，這般要等到何時？等到錯過落胎的最佳時期，待肚子大了，天下人盡知她未婚先孕？娶不成便娶不成吧，不該連個話都沒有，她也非嫁不可，這孩子本也沒想要，何必因這耽誤了彼此。

想到今日看到的那對生辰，歸晚心一沉。原來薛家不僅沒想讓她入門，還早就有了兒媳人選，只是不知道薛青旂到底知不知曉。

不管知不知曉，歸晚明白了個道理，自己的命運不能放在他人身上。

看來孩子和婚約的事，她得另做打算了。

正想著，茯苓冒冒失失地奔了進來，她雙眼放光，滿臉都寫著「有八卦」。

歸晚看了她一眼，無奈道：「說吧，又瞧見什麼新鮮事了？」

得了「恩准」，茯苓連個客氣都沒有，張嘴便道：「二小姐和二夫人吵起來了，鬧得天翻地覆的。」

「因為什麼啊？」林嬈嬈也是好奇，問道。

茯苓皺眉，「似和親事有關，多了也沒聽著，院子裡的杜若帶著小丫鬟們像門神似的守著，我進不去，不過聽說二小姐把二夫人的哥窯花瓶給打碎了，二夫人氣得都對二小姐動了手……」

梁氏那般寵溺女兒，竟會動手！幾人驚訝不已，然而看看歸晚，人家卻跟沒聽見似的，面上連點波瀾都沒有，十分淡定。

有何可驚呢？還不是意料中的事，只是沒想到祁淺會這般沉不住氣。歸晚暗哼，淡然地對林嬈嬈笑道：「擺飯吧，我有些餓了。」

第四章 意料之外的賜婚

「我怎養了妳這麼個不開竅的，活該妳被人耍！」梁氏指著祁淺呵斥。

祁淺哭得眼睛都腫了，半邊臉還紅著，偏嘴上就不服輸，爭辯道：「萬一是真的呢？若是真的，便是母親您誤了我終身！」

梁氏氣得胸口疼，捏著帕子的手不停地擣著。這打也打了，罵也罵了，女兒依舊倔強得很，說到底還不是因為癡情。就是因為她癡情，才被余歸晚那個小蹄子給戲弄了！

「淺兒啊，聽母親的勸吧，歸晚沒妳想的那麼簡單，她是唬妳的。妳想想，若是薛夫人對妳有意，她能不與我商量？她提都沒提過，又何來妳的生辰八字？況且妳說那字連妳都沒看清，歸晚就能看清？」梁氏無奈勸解，道理說了千百遍，女兒就是想不通。

不是想不通，是人的期盼強烈到一定程度便沒有理智可言了，哪怕是萬分之一的希望也不願撒手。

祁淺不甘，撲到母親腿邊苦苦哀求。

梁氏重重出了口氣，她沒耐心哄了，「妳就鬧吧，使勁鬧！鬧到老太太那，看妳如何解釋。別說薛家對妳無意，就是有意，妳看老太太會不會讓妳嫁。妳覬覦表妹夫，她關妳一年半載都算少的，到時候隨便找個人家把妳嫁了，連我都救不了妳。這結果遂了誰的意？還不是余歸晚！妳想嫁薛青旂，妳知道讓妳嫁給江珩是誰的主意嗎？右相爺！薛家若中意妳，會讓妳嫁嗎？」

「右相爺……為何要我嫁？」祁淺茫然。

「不是要妳嫁，是皇帝給江珩賜婚，我好不容易才為妳掙來的！」梁氏怒其不爭，「御賜良緣啊，除了金枝玉葉的公主，皇帝給誰賜過婚？這等榮耀求都求不來，妳要羨煞天下多少姑娘？若帶著御賜的身分進沂國公府，府裡上下誰敢小瞧妳一眼，往後還不得橫著走。可妳偏偏中意薛青旂，就算妳嫁他了，憑薛夫人那性子，妳覺得妳有好日子過嗎？」

祁淺徹底被說懵了，腮邊還掛著淚珠，一臉呆愣道：「您也沒說是賜婚啊……」

「皇帝金口未開誰敢說？給江珩賜婚，好歹人家得應下吧？人家一應，這事才算定，誰料妳這般沉不住氣，讓人家兩句話就亂了心。」梁氏瞪了女兒一眼。

祁淺抹了抹眼淚，嘟囔道：「誰讓您不早告訴我……」

「倒怨上我了是吧！」梁氏嗔道。

「沒有……要怨也怨余歸晚！」祁淺撇嘴，今兒本想讓她難堪，終了竟被她挑撥得鬧了這麼一場。

祁淺心裡窩氣，可更糾結。她不是不明白賜婚意味著什麼，若能以此嫁入沂國公府，豈不等於一步登天，往後任誰也不敢低瞧她一眼，區區個余歸晚算得了什麼，便是這京中的姑娘，哪個不羨慕她，往後在侯府她腰桿子也是挺得直直的。只是……

「不如母親還是再問問薛家吧，萬一是真的呢？若不是，我也可以嫁給江珩啊。」她倒是會琢磨，兩邊都想占，天下哪有都順著她心的事。梁氏氣得直咬牙，恨不得再搨她一巴掌解氣。勸了一個晚上都不得結果，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，不過有她這話也好，先敷衍應下，明兒隨便找人給她個答覆，不信她不死心。

梁氏長舒了口氣，然而還未開腔，一直候在二門外的丫鬟杜若突然進門，喚道：「二夫人、二小姐、前院來人，老太太喚您們過去呢。」

梁氏和祁淺心中忐忑，方才兩人爭吵，難不成老太太是聽說了什麼？這事大意不得，母女倆編排了一路，對好了口風咬死不能提薛家。

剛入前院二門，母女倆怔住。正堂之上，全家人都在，連祁孝儒也從府衙趕了回來。

見大夥一個個靜默站立，神色深沉，梁氏瞥了眼杜氏身邊的歸晚，不由得捏了把汗。

杜氏卻只是看了她們一眼，問道：「人都來齊了？」

「齊了。」何氏應。

杜氏點頭，「有請公公吧。」

這話一落，梁氏才發現東側客位上坐著一位身著圓領紫色常服的男子。瞧他已知

天命卻髯鬚不生，面相白淨得女人見了也要生愧，確實是從宮裡來的。果不其然，隨著一份明黃卷軸被托出，他以抑揚頓挫的腔調宣道：「聖旨到，武陽侯府接旨——」

乍聞「聖旨」二字，梁氏的心猛然提了起來，伏地而跪時下意識捏住了女兒的手。「……雲麾將軍，縱橫沙場數年，軍功赫赫。今又立平雁門、定兩浙之功，承陛下金恩，為褒獎賜其姻緣，於諸臣良媛中擇嫻淑者而配之……」

到了！賜婚詔書終於到了！梁氏緊張，心裡卻有種揚眉吐氣的痛快。嫁入祁府十幾年，因沒能生個兒子，她處處抬不起頭來，在何氏面前，她低人一等，就連在姨娘面前，也要礙著二爺忍氣吞聲。為了能挺直腰桿子，她磨破了嘴皮子才讓二爺求了這麼一樁姻緣，待女兒嫁了，看往後的日子誰還敢給她臉色。越想越激動，梁氏嘴角抑不住地上揚，攥著女兒的手也重了幾分。祁淺被她捏得生疼，心也亂得不得了。她全身緊繃，不敢相信聖旨這麼快就下了，那是不是說她非嫁江珩不可了？那薛青旂怎麼辦？

「……余家長女，端方韶儀，禮教克嫻，懷詠絮之才，與將軍乃天作之合，今下旨賜婚，望兩人同心同德，敬盡予國。布告中外，咸使聞之。欽此——」太監最後一字拖著長音而出，良久沒得到回應。他透過聖旨邊緣瞧去，面前祁家老小都瞪大眼睛望向自己，神情好不驚駭。宣旨也有些年頭了，什麼場面沒見過，這倒也不足為怪。

太監清嗓似的咳了兩聲。祁孝儒回過神來，趕忙叩拜接旨。然而就在此刻，梁氏恍然驚醒，「不可能！」太監遞過聖旨，白眼一翻，冷道：「夫人是懷疑咱家宣錯了？聖旨在此，您瞧瞧便是。」

任誰都聽出這名太監不大高興了，可梁氏顧不得，盯著祁孝儒手中的聖旨驚愕道：「不可能，不可能是歸晚，怎麼會是歸晚！」

太監聞言忽而笑了，「若是懷疑人，那您更不必了，是余家小姐無疑。不怕跟您說，這人還是雲麾將軍親點的，錯不了。」

這話一出，祁家老小驚得更是合不攏嘴了。瞧著這一家子，也別指望他們打點了，太監連聲道賀都懶得說，甩袖便走。祁孝儒趕忙將聖旨呈給杜氏，追了出去。

杜氏托著聖旨的手不住地顫抖，她看了眼身邊的外孫女，而歸晚早已僵住了。這就是傳說中的聖旨？歸晚終於大開眼界，卻也徹底傻眼。短短幾日，事件一個接著一個，她簡直無力招架。穿越、寄人籬下、有孕、未婚夫……如今又添了筆賜婚，這生活還能再亂點嗎！前世活了二十年，竟也沒今世這幾日過得跌宕。

歸晚不能接受，有人比她更不能。梁氏恍若墜入懸崖，夢碎了。「不會的，一定是錯了，怎麼可能是她！」她抓住丈夫的衣袖，急迫問道：「你不是說這樁聯姻是說給淺兒的嗎，怎麼就成了歸晚？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被她抓得緊，祁孝廉不耐煩地甩開，吼道：「妳閉嘴！」

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正堂之上，杜氏怒喝了聲，她目光森寒，似要把兒子看穿一般。

被她盯得無措，祁孝廉只得解釋，「右相道，皇帝憂心江珩占據兩浙，便想要以賜婚為由招他回來。江珩是個將才，右相有意籠絡，欲尋個穩妥世族聯姻。您也知道，自打父親過世，侯府地位每況愈下，若是能與沂國公府聯姻許是件好事，故而我與右相提了咱們自家，他也應了，可我也沒想到最終會是歸晚啊……」

祁孝廉今年四十有一，因攀附右相才得以提拔為兵部侍郎，若是能藉此機會當上雲麾將軍的岳丈，有了底氣不說，更會為右相重視，想來接任兵部尚書指日可待。如今這一道聖旨把他的如意算盤打翻了，想到方才太監那句「親點」，他驀地望向外甥女，問道：「妳可是識得雲麾將軍？」

歸晚被他問得一愣，這她哪知道啊，她又不是真的余歸晚。

「怎麼可能！」杜氏反駁，「雲麾將軍南征北戰，晚兒自小長於江南，他們連面都碰不上，怎麼可能認識。兩浙路動亂，雲麾將軍南下的時候晚兒已經回京了，更沒機會識得。」

「那他為何偏偏挑中了她？」祁孝廉哀道。

「江珩是不想與右相結黨。」送客回來的祁孝儒進門後道：「他主戰，右相主和，兩人如何能並肩？所以他不可能同咱們侯府聯姻的。」

「既然不願，那他不應這樁婚事不是更好。」杜氏道。

祁孝儒無奈搖頭，「天子聖意，誰敢違命？」

杜氏不甘，又問：「京城世族小姐這麼多，為何非是歸晚呢？怎麼說歸晚也是侯府的表小姐，這不還是沒與侯府脫了關係嗎？」

祁孝儒歎息，「這怕是江珩故意为之。提出賜婚一案乃右相，他明知歸晚是薛家準兒媳還提出要娶她，想必是欲給右相難堪吧。」

如是，杜氏心更難安了。江珩若是懷著此等心思娶外孫女，嫁入沂國公府後，外孫女能有好日子過？那可是江珩啊！

「薛家知道嗎？」杜氏問兒子。

何氏拉著她歎道：「右相是皇帝近臣，他能不知曉嗎？可皇帝下旨，薛家地位再高，又豈能奈何得了天子。」

「就沒有別的辦法了？」杜氏軟了下來，無助地看向大兒子。

祁孝儒默然搖了搖頭，若只單純聯姻，找個姑娘嫁了便是，可江珩點名要歸晚，沒有退路了。

杜氏急得眼淚都快落下來了，這事真的棘手。她心疼外孫女是自然，但外孫女也實屬情況特殊，她畢竟還帶著身孕呢。沂國公府娶她本就是利用，若是知曉她的情況，豈還會善待？不止沂國公府，外孫女嫁誰都會如此，除了薛青旂，薛青旂親口答應過定會護著外孫女……

杜氏仍對薛青旂抱有希望，和長子商議打算再聯繫薛家試試。

何氏慌忙勸阻，得罪薛家頂多受責難，若是得罪皇帝，只怕這腦袋都保不住了。

連祁孝儒也示意此舉不可行，堂上一時亂了起來。

眾人亂哄哄的，當事人余歸晚卻異常平靜，她深吸了口氣，鎮定道：「我嫁。」
堂上，爭執聲戛然而止。

歸晚靜靜望著眾人。

何氏暗鬆了口氣，神情頗有種劫後餘生的慶幸。

而始終按捺著的祁淺，眼中含著怨毒瞪視著歸晚，目光直直，如刀似劍地剗著她。
梁氏更是恨得咬牙切齒，瞧那神情恨不得立刻衝上來將歸晚一口吞下，讓她徹底消失。

唯有杜氏的目光憐憫而疼惜。

歸晚看著她鎮定道：「外祖母，我想和您談談。」

Crescent Family